

米蘭·昆德拉獲全球中文版權

色情的、
奇想的、
享樂主義者的、
政治的、
歷史的

千年的性愛的曖昧術來幫他們的忙
他們並不像夫妻
而是像兄妹那樣互相挨著睡在一起
他從來不會把性的畫面和她結合起來
構在他們之間的
是一個長達二十年的禁忌
懷著一種亂倫的衝動感情
他開始和她做愛
就像他這一輩子不曾愛過女人一樣
狂暴地愛她
在永恆面前
在可笑的不朽之前……

不朽

[捷克]

米蘭·昆德拉◎著

王振孫·鄭克魯◎譯



Master Piece

大師名作坊

1514.45

12-968

大 師 名 作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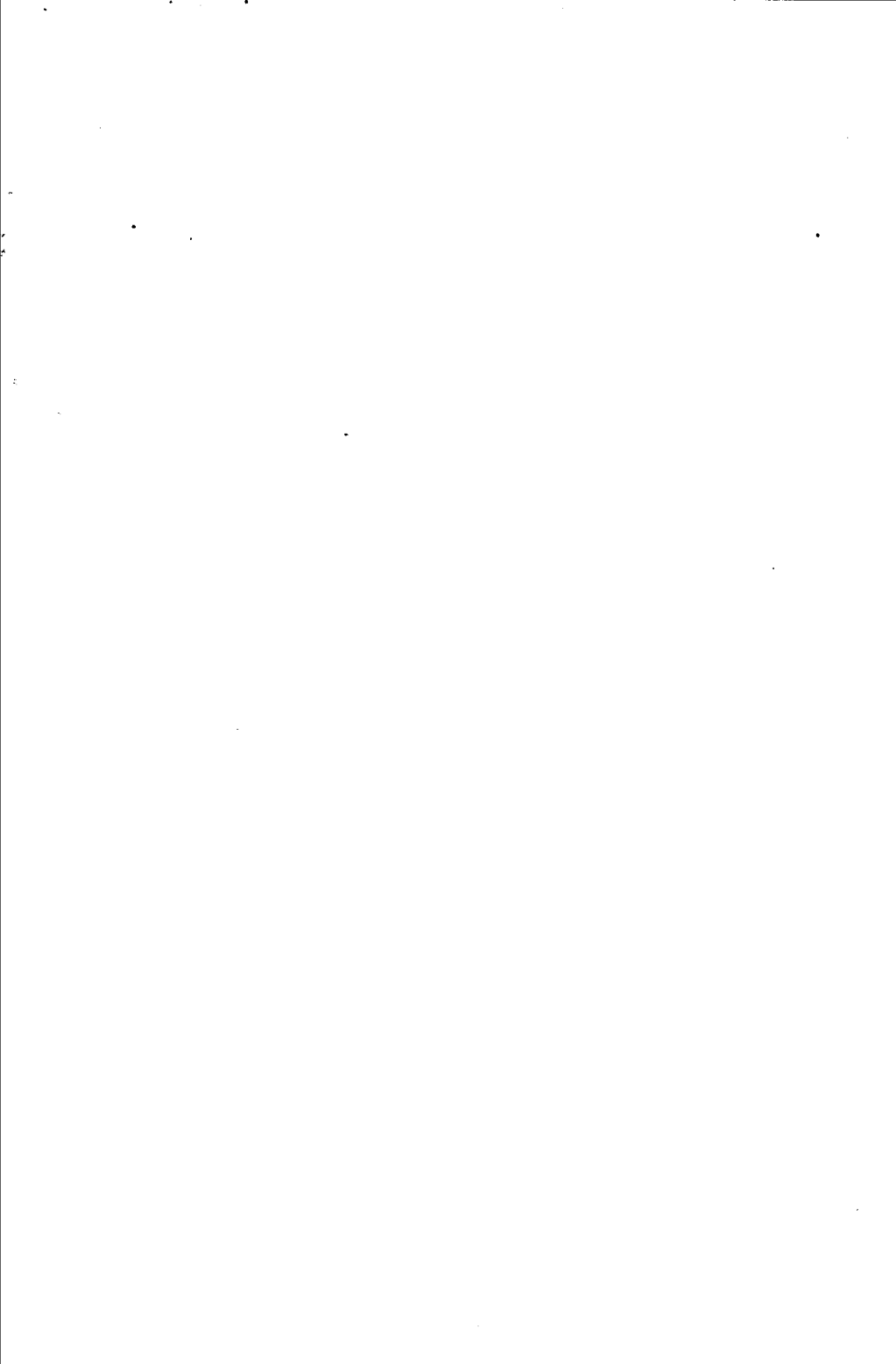
MasterPiece 9

不朽

米蘭·昆德拉◎著
王振孫·鄭克魯◎譯



AWT 855



目次

第一部：臉

七

第二部：不朽

五一

第三部：鬥爭

九三

姐妹

九五

墨鏡

九八

肉體

加法和減法

比男人年齡大的女人，

比女人年齡大的男人

第十一誠

意象學

他自己的掘墓人的傑出的同盟者

十足的蠢驢

母貓

對侵犯人權表示抗議的姿勢

絕對現代化

成了自己光榮的犧牲品

鬥爭

阿弗納琉斯教授

一〇一

一〇四

一〇八

一一四

一一八

一二四

一二九

一三六

一四〇

一四四

一四九

一五三

一五九

肉體

希望不朽的手勢

曖昧

女通靈者

自殺

墨鏡

一六五

一七〇

一七四

一七九

一八三

一八九

第四部：感情的人

一九五

第五部：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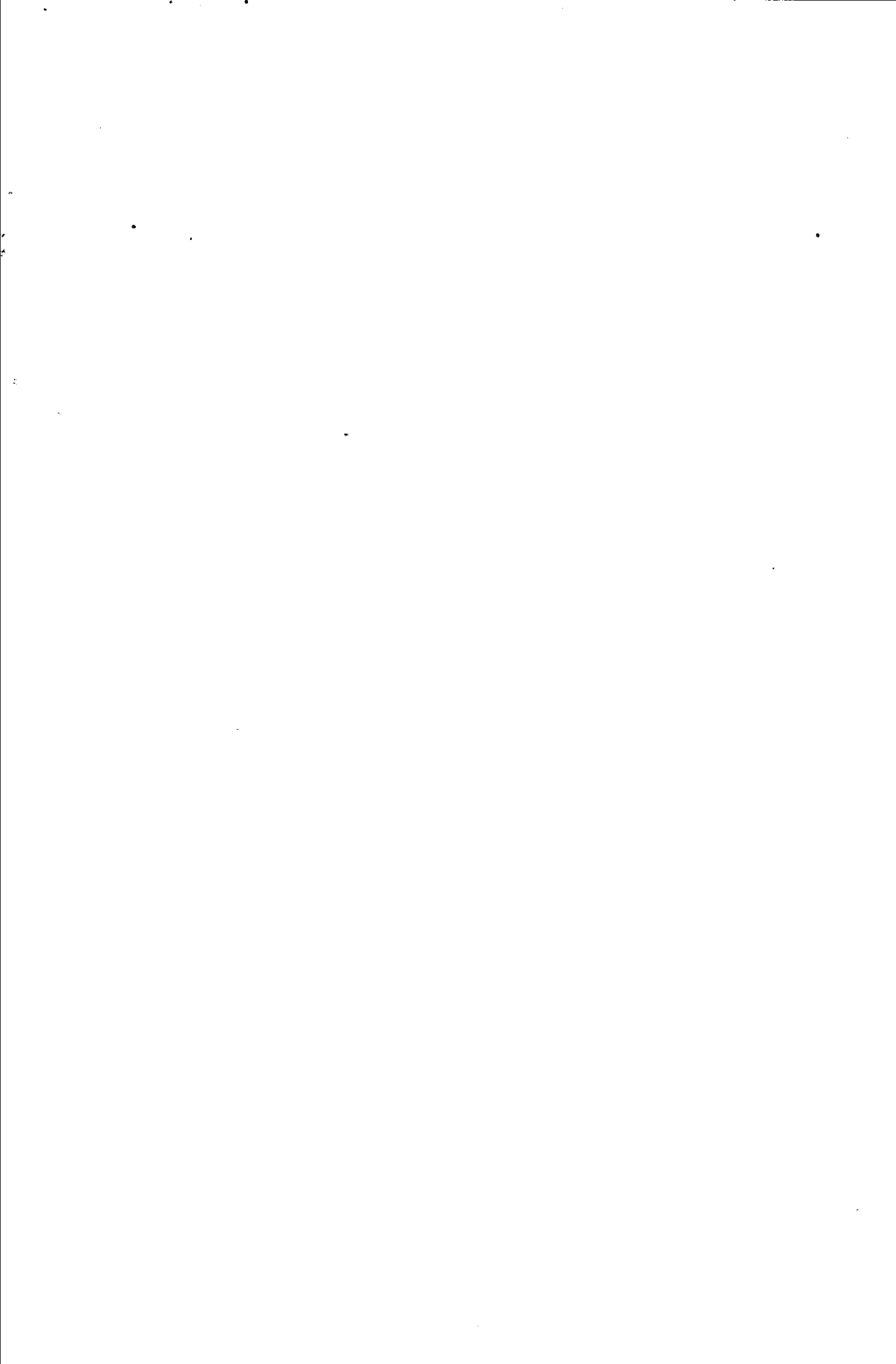
二三一

第六部：鐘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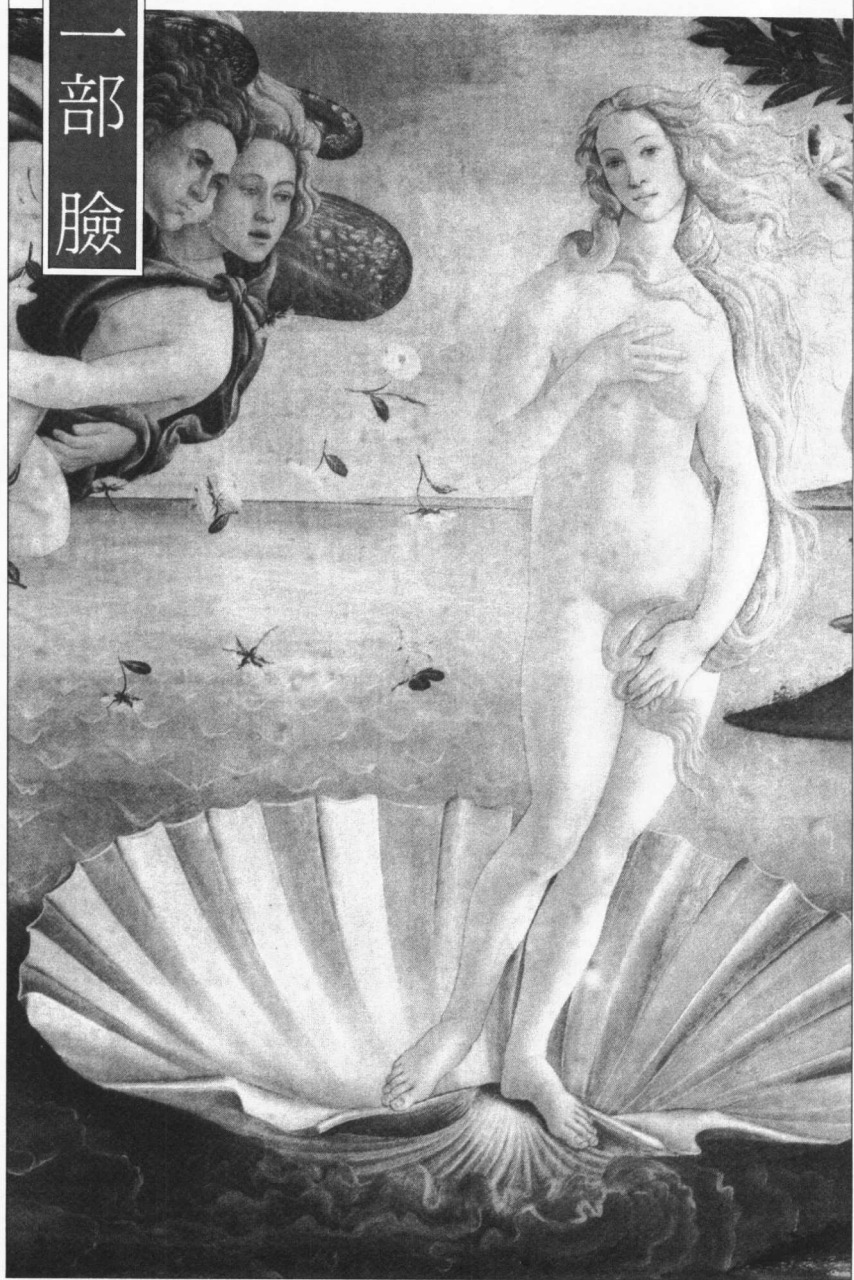
二八一

第七部：慶祝

三三七



第一部
臉



這位太太大概有六十歲，或者六十五歲。我平臥在一把朝著游泳池的躺椅裏望著她。這是一個設在一座現代化大樓頂層的體育俱樂部的游泳池。人們可以通過一扇扇巨大的玻璃窗看到整個巴黎。我在等待阿弗納琉斯(Avenarius)教授。我經常約他在這兒會面，討論一些事情；可是阿弗納琉斯教授沒有來，我就看著這位太太。游泳池裏祇有她一個人，水一直浸到她的腰部。她注視著站在她上方，替她上游泳課的穿著厚運動衫的年輕的游泳教師。她按照教師的口令，靠在池邊做深呼吸。她做得很認真，很賣力；她從水下發出的聲音就跟一輛老式蒸汽機車一樣（這種富有詩意的聲音，今天已經聽不到了；對一些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聲音的人，我只能用在游泳池畔作深呼吸的老婦人的喘息聲作比較）。我看她看得出神了。她那種使人忍俊不禁的滑稽腔調使我著了迷（那種滑稽腔調，游泳教師也看到了，因為我似乎覺得他的嘴角一直在微微牽動），可是這時候有人對我說話，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過了一會兒，我正想重新觀察她時，她的游泳課已經結束了。她穿著游泳衣沿著池邊往前走，在超過游泳教師四、五米遠時，她回頭向他微微一笑，並做了一個手勢。我的心突然收縮了一下；這種微笑，這種手勢，只有二十歲的妙齡女郎纔有！她的手輕輕地那麼一揮，姿態優雅，使人賞心悅目；就像她出於好玩，把一隻彩色皮球扔向她的情郎一樣。這個微笑和這個手勢充滿著魅力，可是她的臉龐和身軀已經不再能吸引人了。這是一個淹沒在已經衰老的軀體裏的富有魅力的手勢。可是作為一

個女人，即使她應該知道自己青春已過，不再像從前那樣楚楚動人，在這種時刻，她也忘乎所以了。我們身上有一部分東西始終生活在時間之外；也許我們只有在某些特定時刻——大部分是沒有年齡的時刻——纔會意識到自己的年齡。無論如何，在她回首一笑，向游泳教師（他已經忍不住嘆喏一聲笑了出來）做手勢的當兒，她已經完全記不得自己有多大年紀了。虧得她做了這個手勢，在一剎那間，她那種不從屬於時間的魅力の本質顯現出來了，把我迷住了。我心裏異常激動：這時候我腦子裏突然冒出了阿涅絲（Agnes）這個名字。阿涅絲！可是我從來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女人。

2

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地沉浸在溫柔的夢鄉之中。六點鐘，一聽到輕輕的鬧鐘聲，我的手便向放在我枕邊的小收音機伸去，撇下了按鈕。播出的是晨間新聞，可是聽不清播音員在講些什麼，我又進入了朦朧狀態，我好像在夢境中聽到有人在說話。這是睡眠中最美的階段，一天中最舒服的時刻。靠了這架收音機，我慢慢地品味著這種持續不斷的半醒半睡的假寐狀態，這種使人飄飄欲仙的沉醉境界，這種唯一能使我忘卻降生在這個世界上的遺憾的意念。我不是在做夢，或者我真的在歌劇院裏，面對著兩個穿著騎士服裝在歌唱氣象的演員？他們怎麼不歌唱愛情呢？後來我懂得了這跟節目主持人有關。他們停止歌唱，相互開起玩笑來了。「今天很熱，是高溫天氣，有雷陣雨。」其中一個說；另一個嗲聲嗲氣地插嘴說：「這是不可能的！」前面

一個用同樣的語氣回答說：「肯定是這樣，貝爾納(Bernard)，對不起，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勇敢些吧！」貝爾納縱聲大笑地宣稱：「這是對我們罪惡的懲罰。」另一個說：「貝爾納，我爲什麼要爲你的罪惡受過呢？」這時候貝爾納笑得更加厲害了，爲了告訴聽衆這是什麼罪惡；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只有一件事也許是我們大家內心希望得到的：但願全世界都把我們看作是道德敗壞的罪人！但願我們的罪惡可以和大雨、雷雨、暴風雨相比！今天每個法國人在頭頂上撐開雨傘時，都會想到貝爾納的曖昧的笑聲，並對他羨慕不已。我旋動旋鈕，希望能在重新入睡時，有一些比較出乎意料的形象陪伴著我。相鄰的電臺裏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預報今天天氣很熱、高溫、有雷陣雨；我很高興在我們法國有那麼許多電臺，而所有這些電臺都在同一時刻播放同樣的事情。一致性和自由的完美結合，人類還能希望有更美好的東西嗎？於是我又旋回到剛才貝爾納列數他的罪惡的電臺，可是在那個波段上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在爲雷諾(Renault)公司一種最新產品唱頌歌。我再旋動旋鈕：幾個女人在吹噓削價出售的貂皮大衣。我又旋回到貝爾納的電臺；聽完對雷諾公司的頌歌的最後節拍以後，又聽到了貝爾納的聲音。他模仿剛才結束的那種旋律，用他悅耳的聲音告訴我們，有一本海明威(Hemingway)的傳記剛剛出版，這已經是第一百二十七本關於他的傳記了，不過這一本的確非常重要，因爲這件傳記論證了海明威一生中沒有講過一句真話，他誇大了自己在戰爭中受傷的次數；他裝作是一個勾引女

●海明威(1899-1961)：美國作家，主要作品有《戰地春夢》、《戰地鐘聲》、《老人與海》等。獲一九五四年諾貝爾文學獎。

人的能手，可是有人證明，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後來從一九五九年七月起，他是個十足的陽萎患者。「不可能，另一個帶笑的聲音說；接著貝爾納又撒嬌似的回答：「這是真的……」接著，我們又置身在一場歌劇之中，甚至連陽萎的海明威也和我們在一起；隨後有一個非常嚴肅的聲音提到了一件最近幾星期以來轟動全法國的案子：在一次小手術中，由於麻醉出了問題，導致一個女病人的死亡。因此，負責保護「消費者」的組織——它就是這樣稱呼我們的——建議以後要把所有外科手術的治療過程都拍攝下來，並把膠卷存檔。據這個「保護消費者」的組織說，這也許是保證一個死於手術刀下的法國人能伸冤雪恨的惟一辦法。隨後我又睡著了。

我醒來時已經快八點半了；我想像起阿涅絲來了：她像我一樣躺在一張大床上，床上右半邊空著。誰是她的丈夫？看來他星期六一大清早便出去了，所以只剩下阿涅絲一個人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在夢境邊緣徘徊。

隨後她起身了，床對面有一臺放在高腳架上的電視機。她把襯衣往它扔去，電視屏上蓋上了一層白色的織物。我第一次看到她赤身裸體；阿涅絲，我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她站在床邊，她長得很美，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臨了，她好像感覺到了我的眼光，逃到隔壁房間裏去穿衣服了。

誰是阿涅絲？

就像夏娃(Eve)出自於亞當(Adam)的一根肋骨，維納斯(Venus)誕生於大海中的浪花一樣，阿涅絲出現於一位六十歲的老太太的一個手勢之中。我在游泳池邊上看到這位老太太在向她的游泳教師揮手告別，她的相貌在我的腦海中已經模糊不清了，可是她那個手勢卻在我心中喚醒了一種不可遏制的、難於理解的懷舊情

緒，在這種情緒中產生了這個我把她叫作阿涅絲的人物。

可是男人呢，這部小說的另外一個人物，不是還沒有作爲一個唯一的、難於模仿的人確定下來嗎？從某甲身上觀察到的手勢，這個手勢和他合成一體，構成了她的特點，變成了她特有的魅力；怎麼可能這個手勢同時又是某乙的本質，又是我對他的全部的想像的本質呢？這件事值得思索。

如果在我們這個行星上已經存在過八百億人，那麼要是說他們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與衆不同的各種手勢，那是不太可能的。從數學上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任何人都不會懷疑，在這個世界上，手勢的數目要大大少於人數。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令人感到不太舒服的結論：手勢比個人更加個性化。用諺語的形式講，就是「人多手勢少」。

我在第一章裏談起那個穿游泳衣的太太時曾經講過，「在一剎那間，她那種不從屬於時間的魅力的本質顯現出來了，把我迷住了。」是的，我當時是這麼想的；可是我搞錯了，手勢根本顯現不了這位太太的本質，還不如說這位太太使我發現了一種手勢的魅力。因爲我們不能把一種姿勢看作是某個個人的屬性，也不能看作是他的創造（任何人都創造不出一種全新的非其莫屬的獨特的姿勢），甚至也不能看作是他的工具；事實恰恰相反：是手勢在使用我們，我們是它們的工具，是它們的傀儡，是它們的替身。

阿涅絲穿好衣服以後準備出門。她在前廳裏站停一下聽了聽，隔壁房間有輕微的響聲，說明她的女兒剛剛起身，她不想遇到她的女兒，便加快步子走出了公寓。走進電梯以後，她按了按去底層的按鈕：電梯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像一個患小兒舞蹈病(*danse de Saint-Guy*)的人那樣痙攣地抖動起來。這座電梯的怪脾氣她

不是第一次領教了。有時候她想下去，電梯卻上升了；有時候門打不開，她被關在電梯裏達半小時之久。就好像這座電梯想和她攀談，就好像它是一頭不能講話的動物，想用一些粗野的動作告訴她一些重要的事情。她已經向女門房抱怨過好多次了，可是女門房看到電梯在搭載別的房客時都行駛正常，只有在搭載阿涅絲時纔出現故障，因此把這看作是阿涅絲的私人瑣事，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阿涅絲不得不出走電梯，徒步走下樓去。她剛一走出電梯，電梯便恢復正常，也跟著下降了。

星期六是最艱苦的日子。她的丈夫保羅(Paul)在七點以前已經出門，中午和他一個男朋友一起吃飯，她卻要利用這個休息日完成一大堆比她的辦公室工作累得多的事情：到郵局去，還要排半小時隊；到超級市場去採購，和女售貨員拌嘴，沒完沒了地在收款處前等候；打電話給管道維修工，對他說好話，請他在下午一點整來家，以免整天待在家裏等他。她還要在兩件急事中間設法抽空去洗一次三溫暖，這在她一星期其他日子是永遠也不會有時間的。傍晚以前，她還要擺弄一番吸塵器和抹布，因為每星期五來的女傭人工作越來越馬虎了。

而且這個星期六和其他的星期六還有所不同，這天恰好是她父親去世五週年，她腦海中呈現出一幕景象：她父親坐著，俯身在一堆撕碎的照片前面，阿涅絲的妹妹叫道：「你爲什麼撕我媽媽的照片？」阿涅絲幫她父親說話，兩姐妹馬上更大吵起來。

阿涅絲跨上了她停靠在樓前的汽車。

雲梯把她送到了一座現代化大樓的頂層，俱樂部就在那兒，還有健身房、游泳池、噴出渦流的小池子、三溫暖浴室；可以俯瞰整個巴黎。在衣帽間裏，有幾隻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搖滾舞曲。十年以前，在阿涅絲加入這個俱樂部時，會員不多，氣氛很平靜，後來年復一年，俱樂部越辦越興旺：玻璃、燈光、人造植物、高音喇叭、音樂，越來越多，常客也越來越多。根據俱樂部負責人的決定，在健身房四周牆上全都按裝上了大鏡子以後的那一天，人數好像一下子又猛增了一倍。

阿涅絲打開她的壁櫥，開始脫衣服。有兩個女人在近處閒談。其中一個講話緩慢，聲音柔和，就像一個次女低音歌手一樣，她在抱怨她的丈夫把什麼東西都往地上扔；他的書籍，他的襪子，甚至他的煙斗和火柴。另外一個是女高音，講話速度要比另一個快兩倍，她那種每句話結束時都要提高八度音的法國腔就像一隻生氣的母雞在「咕噠咕噠」叫。「唷，你真叫我憋氣！你真叫我痛心！這是不可能的！他不能這樣幹！這是不可能的！你是在自己家裏！你有你的權利！」另一位好像被夾在一位她所敬畏的女朋友和一位她所愛的丈夫之間，被他們雙方拉來扯去，她神色憂鬱地解釋道：「有什麼辦法呢？他就是這樣的人，始終是這樣，老是把東西往地上扔。」「那麼，叫他別再扔了！你是在自己家裏！你有你的權利！換了我，我肯定不答應！」

阿涅絲不參加這類談話，她從來不講保羅的壞話，雖然她知道她這樣不發表意見會引起其他婦女的反感。

她回頭朝那個尖嗓子的少女看看：這是一個淡黃頭髮的年輕姑娘，漂亮得像天使一般。

「不行，這是沒有問題的！你有你的權利！別讓他這麼幹！」這位天使接著說，這時候阿涅絲發現她的腦袋在講話時總是在短促而迅速地搖動，而她的肩膀和眉毛總是往上一聳一聳的，就好像她一想到竟然有人漠視她的女朋友的人權而感到既驚奇又憤怒，阿涅絲很熟悉這種姿勢：她的女兒布麗吉特(Brigitta)搖頭時的姿態和她一模一樣。

脫去衣服以後，阿涅絲鎖上壁櫥，通過一扇雙扉門走進一個鋪著方磚的大廳，大廳的一邊是一排淋浴用的蓮蓬頭，另一邊是三溫暖浴室的玻璃門。一些女人就肩並肩地擠坐在幾條長木凳上。有幾個女人身上圍著一塊特製的薄薄的尼龍布，這塊包緊在她們身上（或者只包住她們身上的某一部分，大多是肚子和臀部）的尼龍布使她們汗流浹背，並使她們產生了身材變得苗條的希望。

阿涅絲往上走到還有空位子的最高一排長凳前坐了下來，她背靠牆壁，閉上眼睛。嘈雜的音樂聲傳不到這裏，可是這麼許多女人七嘴八舌的喧鬧聲同樣響得叫人受不了。這時候走進來一個大家不認識的少女，她一進門便發號施令：她要大家再擠一擠，把取暖設備旁邊的位子讓出來，隨後她彎身下去提起水桶，把水澆在爐子上，隨著一陣輕微的嘶嘶聲，灼熱的水蒸汽一直沖上天花板，一個坐在阿涅絲身旁的女人用雙手搗住臉蛋，難受得連面孔也變色了。陌生女人發現了這個情況，高聲說道：「我喜歡燙人的水蒸汽！這纔是洗三溫暖！」她穩穩地坐在兩個赤裸的身體之間，開始談起了昨天的電視節目：一位著名的生物學家不久前出版了他的回憶錄。「他真是太棒了！」她說。